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大明奇俠傳
第二十八回 鍾夫人將女聯姻 章員外教兒伴讀

閒話少敘，言歸正傳。話說玉環正在起數，聽得太太昏過去了，他也不問哥哥的下落，忙別了章員外，飛奔回來，一面叫人去請醫生，一面奔後房。來到牀前，叫聲：「母親怎樣了？這會可好過些了？」只見夫人二目揚揚、四肢冰冷，只有心口內一點之氣，連話也說不出了。小姐見了這般光景，不覺一陣心酸，不由得鳳目中撲簌簌掉下兩行傷心痛淚，哀哀的道：「娘呀！娘呀！你倘若有些長短，這客途之中舉目無親，叫我如何是好！」可憐小姐哭得悽悽惶惶，難分難解。小姐只是哭，不防章員外愛才心重，見玉環有些來歷，便跟進來，小姐哭的話都聽見了，便歎道：「好個少年美貌，可惜窮途落難！」便推門進來勸道：「鍾先生不要哭，且等醫生看了脈，看是如何，老夫幫你。」小姐收淚謝道：「多蒙老公公盛意。」正是：純良終有報，窮途遇好人。不一時醫生到了，入房看了脈，道：「此症皆因心思過度，苦痛傷中，要用二兩人參做兩帖藥方好。」小姐道：「寒士家風，這二兩人參如何備得起？」章員外在旁道：「不妨，老夫這裡倒有兩把人參在此，不知可用的？」遂在荷包內取出一個小小包兒，雙手奉與先生道：「請教先生，可用得否？」那先生打開一看道：「用得。」遂撮了群藥，一拱而去。章員外道：「鍾先生，先將此參煎頭一劑與令堂吃，二劑不夠，老漢返舍叫人送來便了。」小姐道：「怎敢當公公厚賜！」員外道：「先生不要過謙，醫病要緊。」小姐只得收了，謝道：「家母若得回生，皆公公所賜矣，何日報此大德？」向員外倒身就拜。正是：萍水相逢如骨肉，謝君高義實難忘。慌得章員外忙忙扯住道：「些些小事，何須如此！老漢暫回，煎藥要緊。」遂出房去了，玉環自和丫鬟在房煎藥。不提。

且言章員外和玉環說話等件，卻被章江和紫蘿小姐在外看得明白，等員外出來，使問道：「爹爹，此位是誰？爹爹因何如此待他？」員外道：「可憐，再不要提起！方才在觀外閒遊，見一個起數的招牌，上寫著『武進山人』，與水月庵鍾兄差不多，又是武進人，因近前看著年紀、面貌，又與鍾兄一樣，因請他起一數。不想他的才情敏捷，與鍾兄又是一樣。及至問起他姓來，卻又姓鍾，你道奇也不奇？正要問他細底，不想他的小廝報說他母親要死，就彼此相別了。及至跟他入內，聽他哭聲甚哀，因憐他年少多才，半途落難，故而贈他人參救母。你道慘也不慘？」說著說著，員外眼中倒掉下淚來。公子章江和紫蘿小姐等聽了此言，大家歎息。正是：合家俱生慈悲念，問道窮途惻隱多。

話說章江和紫蘿小姐聽了員外之言，都有憐念之心，章江道：「我平日曾問過鍾兄，他道並未有本家兄弟等人，家內只有家母和一個妹子，年方□五歲，尚未聯姻，他所以每日思鄉，時的啼哭。幾次寫信，並無回音，每日掛念。前日還在我面前說要回去，不知可曾動身？難道就是他母親不成？他卻沒有兄弟，只有妹子，年紀又小，此位卻是何人？」

員外道：「等他母親吃過了藥，待我再向他一問，便知端的了。」公子道：「說得有理。」三人說說笑笑談談，也就各處頑耍去了。不想紫蘿小姐，他因愛上鍾山玉的才貌，有心與他，聽得恐是他的家眷到了，小姐就背著公子，私自前去窺探。正是：此日猜疑總不識，誰知總是一家人。

話說章小姐帶了一個小丫鬟，在鍾夫人客店前走來走去張望，卻好玉環出來取碗水洗藥，頂面遇見章小姐，兩下一望，彼此留神。玉環是有心事的，遂取了碗進去了，不提。

單言章小姐一見玉環，留神一看，只見他：

娥眉尖上輕雲淡，猶如柳葉春晴，

鳳眼梢頭露未乾，好似梨花含雨。

說甚麼美貌潘安，強似風流張敞。

章小姐口內不言，心中暗想道：「我不信天下有這等美貌男子！倘若是鍾郎的弟兄，就是天生一對美貌才郎了！」

不知章小姐在外思想，再言鍾玉環服侍太太吃了藥，看著太太睡了，坐在旁邊思想道：「方才不知是誰家的女子在我房前頑耍，甚是多情。我看他珠翠遍身、香風撲鼻，正如廣寒仙女、月裡嫦娥，我鍾玉環若是個男子，倒是天生一對了！想奴在家之地，隨著母親看花玩月，也是這等穿金戴翠、倚綠偎紅，誰知今日被奸臣陷害，弄得一家骨肉四散分離，可憐奴瘦損腰肢、花容憔悴！」想到傷心，不由得淚下。正是：愁人莫怨從前事，想起愁來愁更長。

玉環想了一會，又道：「方才難得這位公公高義，萍水相逢，便贈我人參救母，甚是可感！不知他姓甚名誰？若是母親病好，還要去拜謝他才是。方才他又問武進有個鍾山玉，我可認得，難道我哥哥昔日進京之時從此經過，認得他的？不然，我哥哥竟不知可在這裡了？也罷，去問他一問，不知可在這裡了？」想罷，忙吩咐丫鬟看好太太，就走出房來，來尋員外。員外卻同院君、公子、小姐在客堂裡吃茶。玉環來到客堂，見了員外，便深深一揖道：「方才多謝員外！」

員外道：「豈敢！先生請坐。」玉環遂與院君、公子、小姐見了禮，就在側邊坐下。外邊尼姑又捧進一巡茶來。玉環吃過了茶，員外道：「令堂此刻好些麼？」玉環道：「多謝員外，家母此刻定規睡了。」員外道：「這就好了！」玉環道：「請問員外尊姓大名？尊府何處？」員外道：「豈敢。在下姓章名曲，字文高，舍下就在西湖上住。請問先生大名？尊府在武進那一門居住？」玉環道：「不敢。晚生雙名玉環，舍間在武進城外丹鳳村居住。」員外一聽此言，正是：心中越發生疑惑，卻把新朋問舊朋。

那章員外聽得玉環又在丹鳳村居住，越發又是與山玉同村了，便問道：「那丹鳳村共有幾家姓鍾的？」玉環道：「只有寒舍一家。」員外道：「這等說，那位鍾山玉兄卻是先生何人？」玉環道：「不敢，就是家兄。敢問員外是那裡會過的？」員外便把山玉當日如何流落杭州，如何賣畫，如何與章江相好，從頭至尾細細說了一遍。玉環聽了，不覺喜上眉梢、春風灑面，對員外道：「多謝盛情，家兄又蒙照應！」正是：話逢知己言言好，強似他鄉遇故知。

員外道：「還有一言不明：昔日聽得令兄曾說，他并無令弟，不知先生還是同胞的弟兄，還是遠房的宗支？」玉環聽了此言，不覺羞紅滿面，含糊應道：「是同胞的。拜托員外寄一口信與家兄，就說母親病在雷峰觀中，□分沉重，叫他速速前來，要緊！要緊！」員外道：「老漢回去便說。」玉環道：「如此，多謝了。」一拱而別。正是：相逢不相識，猶如路旁人。

玉環小姐自去服侍母親不提。單言那章員外父子二人見玉環去了，大家疑惑道：「事有可疑。怎麼向日山玉說沒有兄弟，這個兄弟又是那裡來的？」章江道：「回去一問，便知明白了。」那紫蘿小姐在旁道：「哥哥也不須問，我也猜到九分了：此人並不是鍾相公的兄弟，有幾分是鍾相公的妹子。」章江道：「何以見得？」小姐道：「哥哥不曾留心聽他的言語，方才他道丹鳳村只有他一家姓鍾的，除非宗族可知；又道他名玉環，分明是個女子的名字，及至爹爹問他還是同胞還是遠房，他紅了一紅臉，卻像回答不出的意思，含糊過去了；後來他去時作揖低頭，我留心看他，只見他雙耳有眼，分明是除去了耳墜的模樣，這還不是他妹子打扮男妝來的麼？」正是：聰明還有聰明客，伶俐還有伶俐人。

章小姐這一席話，把個員外與院君、章江聽了哈哈大笑道：「會猜！會猜！有理！有理！」章小姐道：「但是一件，他們女道家這樣遠路迢迢的奔到杭州，又非看山，又非看水，家中必有大故，單人逃出的。」員外道：「女兒之言有理。」遂在身邊取出二三兩散四銀子，拿到客房邊，叫道：「鍾先生，我得罪了，些許菲意，權為小菜之需，再同令兄來奉候便了。」玉環道：「怎敢又勞厚賜！」送至大門而別，不提。

單言章員外等下了船，不多一刻到了家門，章江也不回，即到水月庵來送信與山玉。山玉見禮已畢，章江道：「特來恭喜，令弟來杭奉候！」山玉道：「又來油嘴了。我並無舍弟，何得相戲？」章江道：「還要強辯！小弟現在會來，那名喚玉環的是那一個？」山玉聽說「玉環」二字，吃了一驚，便道：「那是舍妹，章兄如何曉得？」章江聽說「舍妹」二字，果是女子了，暗暗稱

奇，便把雷峰觀拈香，怎麼會見，怎麼談心的說了一遍。山玉聽了大驚道：「如此說，是家母到了！章兄，托你坐坐，弟去看來！」說罷，一直去了，竟奔西湖大路而來。隨著星光一氣跑去，不覺走下五里大路，抬頭一看，只見一派茫茫大水，並無去路，又無渡船。原來是山玉心急，不曾細問，卻走錯了。正是：足下此回迷了路，不知又起甚風波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